



形形色色的 独身女性

〔日本〕

吉广纪代子 著



沈阳出版社

形形色色的独身女性

〔日〕吉广纪代子 著

范 苓
孙 晓 波
张 桂 凤
李 乔 校

沈 阳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祝乃杰

特约编辑:王 霍

封面设计:于晨滨

责任校对:柳 莺

形形色色的独身女性

〔日〕吉广纪代子 著

范 苓

孙晓波 译

张桂凤

李 乔 校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辽宁省建平县印刷总厂书刊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21千字

印张 5.5 印数 1—10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153—7/1·67 定价 1.80元

内 容 提 要

独身女性的与日俱增渐渐已成世界性的一种婚变形态,不仅关系到所有的人,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发展变化。本书作者以记实的生动笔法,通过采访的实例,向读者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独身女性,触及到了十分敏感的“婚外变”、“三角恋”、“非婚同居”、“非婚生子”等社会性问题。作用断定,不管这种现象是否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其潮流怕是不可阻挡的”。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我选择了独身这条路	5
第二章 形形色色的独身女性	13
孤单清爽的独身生活	13
伴母共居的独身生活	25
二十妙龄的独身女性	35
“黑百合庄”集体生活的独身女性	44
独身母亲	49
离婚无嗣的独身女性	60
携儿带女离婚的独身女性	72
和男人同居的独身女性	84
婚后分居的独身女性	94
第三章 不结婚的理由与情况	104
第四章 独身女性及身边的人	121
第五章 恋爱与性生活	130
第六章 关于孩子问题	139
第七章 如何适应孤独生活	147
第八章 独身生活的得与失	156
后 记	171

前言

独身的女性渐渐多起来了。我的工作新闻记者，寄身于时代列车上，接触不结婚或离婚女性的机会也就与日俱增，甚至我能听到二十多岁姑娘“永不结婚”的呼声。

结婚和离婚，本来纯属个人私事，而我要思索的问题是，为什么女性独居的生活在今天分外突出？我是战后成长于日本的，经济能够独立，婚姻可以自主，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我也接触过各样国家的人民和文化。我虽没有结婚生活的体验，却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一问题。结果是我对日本社会的传统观念和限定男女分劳的婚姻生活产生了疑问，终于选择了适应自己个性的生活方式——不结婚！

任何时代都有独身女性，但其独身的情况，却因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地有所不同。

战后的日本法制规定男女平等，人格上都要受到尊重，从而创造出日本有史以来的新社会环境，即经济上渡过刚停战时的混乱期达到稳定的免于贫困的新局面。至于婚姻方面，结婚与否各有自由，婚后不愿继续保持婚姻关系者可以离异，不履行登记也可以同居，而选取独身主义的女性，不也正是沾染了而今时代的一种色彩吗？

如今独身的女性有多少人呢？根据国势调查中的 1975 年至 1985 年十年间的婚配关系来看，二十五至三十九岁未婚

的女性,在同等年龄女性当中所占的比率是,1975年为12%;1980年为12.6%;1985年为14.6%;近五年里就上升了两位数。离婚的女性也从1.7%增长到2.2%和3%,减少者只有居孀的人数。四十至四十九岁不结婚的女性,自1950年以来也见增多,其比率是1975年占4.9%;1980年减为4.4%;1985年又回升到4.6%。同龄女性的离婚率,1975年占3.4%,1985年增长到4.5%。实际独身的人数,1985年二十至四十九岁以下的女性为2244万人,其中离婚和寡居的独身者高达357万人。根据这些数字来看,与其说这种现象是女性不愿结婚,不如说是女性在参与社会活动和集体活动的时尚影响下提高了结婚年龄,推迟了婚期。实际上在近五年里,女性的婚期推迟到二十五至二十九岁,即1980年占25.5%;1985年占30.6%,五年增长了五位数。而京都的比率更高,1980年占36.6%;1985年占43.4%,约进了七位数。女性的晚婚年龄,五年来从二十五岁展缓到三十岁,多数女性都打算三十岁上下结婚,这是因为有95%以上的女性,都想在四十九岁以前结一次婚便终了一生。

厚生省人口调查研究所在1982年举行的第八次生产力调查中提出的独身观念,清楚反映出女性选择独身生活的意向。其混合统计的对象是十八至三十四岁的未婚男女,但可以看出,女性的结婚界限已变化为三十岁左右。十八至二十九岁的女性当中,有2.5%的人主张“终生不结婚”;而三十至三十四岁的女性(对象为165人)当中,则有23.6%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希望结婚不是单纯地为了生活。

从小学时期与男生同窗共受教育的姑娘们,毕业后参加工作,经济能够独立,也能独立见闻、思考和行动,于是,对于过去社会上认为“平等结婚是女人的幸福”的通常观念产生疑

问的人多起来，她们纷纷开始摸索适当的生活方式，其中有的就选择了独身生活。尽管独身主义者肯定是少数派，但这些女人毕竟是向过去的常识和社会通常观念提出异议的具体表现者。

然而，眼下关于研究她们思想意识和生活现实情况的报告还十分少见。笔者会见了许多选择独身生活方式的女人，倾听了她们的谈论，了解了她们的真情实感，我愿意记下这一些证明，作为我们共享的情报，用以证实战后日本女性的一种生活道路。

我向百名左右的独身女性提出采访的希望，从1984年末到1985年夏，从北海道奔走到九州，访问了五十七名二十六岁（1959年生）至五十岁（1935年生）的这些人当中，现在选择独身生活的人，有十分之八是同我初次见面的。应我采访的这些女性，三十岁以上者为二十七人；四十岁以上者为二十五人；二十岁以上者为五人（年龄截止到1986年1月1日）。其地区的分布为北海道五人，东北四人，北陆一人，首都附近二十五人，中部四人，关西十二人，中国四人，九州二人。这五十七人里面，未曾结婚者有四十一人，离婚者有十一人，与男性同居而未结婚者有三人，结婚而分居者有二人。我的采访时间最高达到八小时，有时还要反复采访两三次，她们都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畅所欲言。这些人都不愿意屈从父母和社会俗理的简单方式去结婚，她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坚强地生活，创出一条独身的康庄大道。她们给了我一个强烈印象，觉得这种选择与行动，将对今后日本女性的生活道路有很多启发。

这本书，就是笔者和她们的共同报告，不仅希望未能见面的单身女性，也希望已经结婚而关心独身者意识和现实情况

的人们，能够乘此机会谈一谈。若能从而理解战后日本女性过独身生活的方式，或能重新考虑社会上的通常结婚观念，笔者将拍手称庆！

本书中频频使用的“独身”一词，是泛指未婚者、离婚者、与男性同居者、或登记结婚而有意分居者。若按相对的配偶论来说，应该把男女同居者和婚后分居者列入配偶系统，本书则是把那些有意不履行结婚登记、或登记后仍营独身生活而抱独居意志的人们，也都算作独身者了。

第一章 我选择了独身这条路

吉广纪代子(本书作者)

· 为什么不愿结婚呢？

我在三十岁以前，认为结婚是可以顺理成章的，我和我的恋人相亲相爱，感情几乎达到了熔点，他迫不及待地要求我同意结婚。然而，我没有拿定主意，有几项具体原因使我不能轻诺。我想到的是，我从思想上讨厌他那赖以生活的职业；婚后必须离开东京迁到地方去；做了妻子难免要有家务琐事缠身，要受社会的约束，尤其要发生无法改变的男女性关系……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想的全是缺点，绝无好处，当我被迫作出决定时，的确是我自己选择了不结婚这条路。这一选择，既是我三十多年生活的一笔决算，也是我以后生活方向的指标。我很愿意回顾那刻满往事的三十年岁月，从而认识自己，这思想大概也是来自我对恋人的一片挚情吧。

1945年6月，我的家乡冈山市遭到了空袭，我在烈焰飞腾中逃出来，得免一死。停战后，又赶上严重的饥荒。冈山是个地方城镇，尽管是多亏父亲当上个燃料公会职员，不愁吃粮，但为了供应五个幼儿的衣食，父母也是终日疲于奔命。三位哥哥入托的幼儿园被战火烧毁了，我这唯一的女孩子也不能得到象样的教养。

1947年，我进了小学，受到民主主义的教育。

经济统制解除以后，父亲战前经营的木炭店又开业了，家庭的经济情况得以好转。我这自幼娇养过于天真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无拘无束的野丫头。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女人，是由于中学一年级时我有了初次的红潮。也就在这时，我通过父母的不和，才理解了人分男女交织而成的生活情景。

父亲专向濑户内的化学工厂供白炭，生活宽裕了，酒量也增大了，而且还讨了妾。舔犊情深的妈妈本来是身体健壮性情开朗的人，后来竟终日愁容满面，又患了胃炎，终于提出要跟爸爸离婚。

可是，爸爸依然放荡不止，在他看来，有了小老婆是男子汉的一种“体面”，一种生活享乐。对于朴朴实实理家育儿的母亲来说，父亲的行为只能是家庭的危害。我感觉到父母的关系已经破裂，便下定了决心，一旦妈妈离开家，我也一同走。

大哥在家里做生意，二哥也已考进东京的大学，妈妈不忍心叫五个子女无家可归，便打消了离婚的念头。有时候妈妈在桌上翻开日记本对我说：“有人劝我去师范学校当教员，因你爸爸反对，我就没去。结婚的时候，我也是被你爸爸死缠住才依从了他……我对什么事都感到后悔已晚。今后的社会不同了，女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了，希望你做事一定要经过充分考虑，要过上个不后悔的生活！”

· 在出路问题上父女对立

我和爸爸闹对立，是因为考大学的问题。我决定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就此向爸爸征求意见，以期得到他的支持。不料，爸爸立刻瞪起眼来，厉声说在东京读书不许住校。

“女生不同于男生，小心提防的女生也有受害的，何况你粗心大意没有女人的稳当劲儿。当家长的要负责任，我打听过许多人，日本女子大学的宿舍最规矩，让人放心，要去就去那里，不听话就别考大学，留在家里！”

我被说得槽头转向，哥哥能依照工人的意志和学历选上大学，可我……爸爸指出两条路让我挑，我没去过东京无法反驳，只能闷在房里哭。由于性别的关系，以前每一受到限制，心里委屈也爱不住地流泪。爸爸睡下以后，妈妈就来到楼上劝我：“妈妈我也不大了解东京，你哥哥是男生，所以不怕住宿不安全，你要是反抗上不了大学，那可要后悔的。入哪个大学都一样，用功在自己嘛。”

我不能不听全心全意疼爱女儿的妈妈的话，我后悔没有早一点提出志愿的学校，那样也有可能托哥哥和亲戚给找一个平安的住宿地方。我原指望进大学专攻社会科学，而日本女子大学的学科有限，使人稍感兴趣的只有个社会福利学科。

我所以希望去东京，一方面因为东京是大都市，对我也是一个新地方；一方面我觉得不离开代代久守的家乡故地，我就不能开创自己的生活。

• 经过安保斗争，思想开始变化

刚进女子大学时感觉生疏，但因完全与女生共处，很快就习惯了。暑假快到了，学校订了个四年里要周游全国的计划，首先去九州转一转。

我二年级的时候，经历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游行示威运动。我虽了解不多，可也强烈希望国家不依附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成为一个独立、和平、自由的日本。我相信这个唯一惨遭轰炸的国家，有可能在美苏两大强国对立的国际政

局当中，作为非武装的中立国家而存在。曾经是甲级战犯的政治家当上了首相，我感到了民主主义有沦为形式的危险。国会通过《日美安保条约》是匆匆忙忙的，我愿意使自己独立起来，有责任投入斗争，接受考验。然而，想是这样想，我却不知道怎样做，所以只能埋头读书。我读过贝贝尔的《妇女论》和包渥尔的《第二性》，对于因性的不同而男女人权有别的那些实例感到震惊，同时也初次认识到女人被排到历史中、社会中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就我的现实生活来说，我们大学规定下午七点钟宿舍关门，对二十岁的人也不承认是成年，外出时要集体行动；不是同家族或兄弟姐妹在一起不许外宿。因此我决定转宿到东京公司的二哥家，并征得了学校和父母的同意。

我想毕业后在东京工作，但每次归家跟父亲一提就遭到反对，想做点业余的临时工作他也不答应。背着他参加工作断绝父女关系吧，我倒不在乎，可那样一来，妈妈又该多么难过呢！学业只剩一年多了，究竟作何安排，我仍踌躇难决。

• 父亲一死，获得了自由

读到大学四年级的夏天，我的父亲猝然死去，我的心象大海里的小船一样漂漂荡荡，充满了悲伤、生命的虚幻感，以及不曾尽孝的遗憾。妈妈和大哥把我和弟弟唤来，嘱咐我们经济上不必顾虑，要把大学读完。妈妈劝我毕业后在冈山当教师，但我提出放弃父业的继承权，要在东京就职。

有一个过去同妈妈相识而丧偶的男人，要求五十一岁的妈妈改嫁，被妈妈一口回绝了。妈妈说：“我已吃够了结婚的苦，孩子都大了，以后该是我的好日子了。”

为写毕业论文，我又回到了东京，刚一返校，就有二哥的

朋友向我求婚。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连想都没想过，一时难于回答，只好说我准备参加工作。我托人介绍我去出版社工作，结果没考上，这才意识到找工作还需要做好准备。二哥被调到大阪去了，我又托靠了常到家来的二哥的朋友，不久，他通知我，报知新闻社要采用一名女记者，因为一年后就要举行东京奥林匹克大会，女选手村禁止男子入内，需要女记者采访，条件是必须会讲英语。我在面试时回答“我会看奥林匹克”，招出一场笑话。二哥因工作需要正在学英语，我便跟他学，从第二学年起，又跟美国人学会话。我爱好体育，父亲曾经是马拉松选手，哥哥弟弟从中学时起全都打网球。在我即将毕业时，报知新闻社内定录取我。听说初上任的工资不足以维持生活，我便与弟弟居住一起，分担房租。父亲的死亡和东京奥林匹克国家大典的举行是我生活上面临的两件大事。

• 东京奥林匹克的女记者

进了报社，运动部只有我一个女性，一切都陌生，面对不会做的事，我有些头晕脑胀。社会的现实，与想象或旁观的情况不同，我积极工作，要争取度过蒙昧无知的阶段，早日成为一个够资格的新闻记者。

紧张热烈的东京奥林匹克大会闭幕了，一个其他报社的女记者说她们的家庭文化部缺人，想拉我去，我还是坚持在原来的运动部干下来了。我很想知道，自己的能力在男人当中起多大作用，我想，身为女人，任何时候都能完成面对女性的工作吧。

我接到了高中和大学同班同学的结婚喜帖，觉得好象那是遥远世界里的事情。妈妈也劝过我相亲，我拒绝说：“结婚的对象要自己物色。”在工作上结识的朋友也向我求婚，那时我

一心扑在工作上，毫无结婚的念头。我认为女人一结婚，当然就得放弃工作，不然让谁来看孩子。其实我也知道结婚和工作并不是不能兼顾的，只是我没有信心，没有经验，惟恐生了孩子影响工作。于是，我又失恋了。

• 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能够自食其力了

到了六十年代，国家经济高度发展起来，在经济上我也独立了。于是，我便和弟弟分开，自己租下了集体住宅，深夜归来也可以洗澡了。

通过1970年的工人运动，我对报社机构的工作开始产生疑问了。当时我担任了工会青年妇女部的妇女部长，按照工会的活动方针进行活动。“五一”节时，工会遭到资本家封厂停工的压迫，我便成了斗争团的一分子。这时，报社方面已另行组成了御用的第二工会，由他们代为印发报纸，我们倒成了报社以外的人。处此情况下，我真有些莫名其妙，眼看斗争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我又回到了报社内。这时编辑局的人员全都更换了，我被分配做对外通信部的内勤工作，一举手一投足都要受监视，闹得我非常苦闷，再也没有封厂停工以前那样的心情对待工作了。我估计国家的好时期已经到来，只要健康地认真劳动，人人都有饭吃。便在三个月后提出了辞职书。

• 赞同妇女解放，出访美国

我自从担当记者以来，结交了许多朋友和熟人，蒙他们热情相待，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象初当记者时一样地感到紧张。

从美国传来了妇女解放的信息，我读了各类书籍，多数都能使我产生共鸣，长时期悒悒不快的心情，似乎豁然开朗了，

感觉男女平等主义大有变为世界意识的可能。于是，我想去观察一下美国的情况，便从1973年的春天到夏天，一个人游历了美国，参加了全美妇女机构的第一次国际女权主义者会议，会见了《新女性的创造》的作者倍泰·弗利丹，在纽约还会见了《女士》杂志总编辑格洛里亚·司台内姆。我同各国女权主义者相遇，使我很振奋，美国人的进攻表现和态度虽然不够坚决，其行动力却使人叹服。那就是承认任何民族任何国籍的女人首先都是人，是自己的人，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从这里我才明白，过去束缚我的世俗观念、所谓标准、平均的物差，以及适应别人意图而行动的习性，都象各类人的皮肤、眼睛、头发的颜色、面目和形体等等的差别一样大有出入，而这些观念和习性，又是怎样地限制了我的心胸！现在不难估计，美利坚这个国家，通过妇女的力量将有很大的变化。

• 有魅力的自由生活胜于结婚

回国以后，我去地方公出，又碰上了我那恋人。我尽量想躲开他，因为我根本就厌憎他的工作，彼此的思想也不对头。但他苦苦追求的行动却使我心动，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情思，好象被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子动摇了我的心，期待着开辟一个新的世界。这时我一面陷入迷惘，一面考虑到共同的生活，有个无可取代的心爱男人是快乐的，男女之间又亲爱又争吵地度过一道道生活坎坷也将充满情趣。然而，何必为了这样生活偏要加上所谓“妻子、主妇”的名义而赋予我们那些任务呢？我不愿给自己贴上任何标签，而他却深信男女的正当爱情就是对等的结婚。

我从幼年时期就一直希望对人对物都要抱定率直的态度，年过三十，我终于亲自体验到生活的实感。尽管抓在手里

的自由不是真实的物质，但也不难想象，一旦离开它确实若有所失。有些人处在任何状态任何环境中都能自我保持照样生活，我却笨拙，实在没有那种耐性。我的情感，我的思维，都与结婚生活格格不入，我必须选择绝不勉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别离以后，我也不断地怀念他，也很苦恼，但我终于肯定了自己的这种心境而能泰然处之。

有人捎来信，让我和弟弟平分母亲生前所赠的财物，我视为一种偏得而接受，便想重新建立一个气氛一新的生活。鉴于住房狭小，我决定买一所集体的住宅和熟人介绍的家具。

自从决定独身生活以后，心情非常舒畅，环境也很肃静。由于我们这样的人是少数派，很少能受到多数派那些见解和世俗观念的拘束，可以冷静观察社会和人们的动态，享受着自由自在的清福。

要想使独身生活过得充实，必要的条件是，除了取得经济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独立地位之外，还要有把独身生活坚持到底的明确意志。最好的办法是能够独善其身，交一些谈得来的朋友，以免孤寂，能有恋人更好。基本上我就缺乏最后这个条件。

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或对什么人，我都不加可否，要衡量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和体力，以勤补拙地对待生活，并愿不断摸索最充实的独身道路。